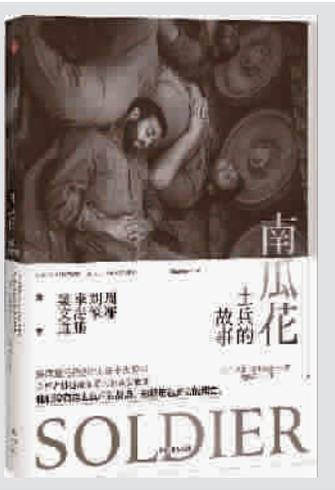


# 体验一场“另类”战争

◆ 维舟

对我们这种习惯了和平年代的人来说,“战争”总显得像是某种与日常生活极为不同的遥远存在。不过,对于那些长年身处纷争不断的环境中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生活本身就是战争的延续,两者交织在一起,看不到尽头。略微与之相似的体验或许是那种“亚健康”状态:既不算健康,也谈不上生病,但让你有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也看不到摆脱它的可能,最终只能以一种听天由命、谈不上乐观或悲观的态度与之共处下去。

大体上,这就是马蒂·弗里德曼在《南瓜花:士兵的故事》一书中传递给读者的战争体验。



抵抗组织在以色列境内实施袭击的反应,因而进攻性入侵显得像是自卫性的“防御”,然而对参战的以色列军人来说,真正促使他们待在黎巴嫩的原因,并非任何宏大的使命,而是战友间的情感纽带——也就是说,原本他们在一起战斗也是因为国家需要,但最终真正重要的不是这个声称的目的,而是他们曾在一起战斗生活这件事本身。

在敌人射程内的哨所里,那些宏大的话语消解了,并不是它们不重要,只是那显得太抽象,无法和具体的生活联结在一起,以至于即便不是荒诞,至少也有几分不着边际。只有那些不知深浅的新兵才想当英雄——墨菲定律中关于战争的规则告诫:“别和比你勇敢的战友躲在同一个散兵坑里。”因为他们会做出某

些招惹敌人火力攻击的行为。扛枪御敌确实是一份责任,但没人能靠着这份责任在狭小的哨所里度过漫长无聊的日日夜夜。这些被“围困”在前线哨所中的以色列士兵充满着无处发泄的欲望,以至于附近黎巴嫩人城镇上一个早出晚归的美女的每次出现便是他们生活最大的乐趣,好似一群人人生极度贫乏的偷窥狂。在此,女性象征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渴望,是在重压之下唯一活跃的欲望,使他们还像一个正常人。

最折磨人的,是那种对战争的无意义感:付出了巨大投入的战争,最终却未能达到它所声称的目标,情况甚至反倒恶化了,那这么做的意义究竟何在?又为什么死在这样的地方?一旦质疑这一点,那么哪怕是最微小的牺牲都是无谓的。以色

列试图通过军事行动来开创一个“新中东”的设想,即便不纯是对自身力量的狂妄,也越来越显得像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别有用心口号,并且日渐背离了它的初衷。当越来越多的反战声音响起,且战争就此悄无声息地结束并很快被世人遗忘之际,那种无意义感就像来势凶猛的后坐力一样涌上来。或许正是这种力量,逼迫着退伍的人们仍然试图挖掘那段经历究竟有何意义。

那段平常不过的个人经历由此升华了,它被看作是见证一种新冲突模式的诞生,“是21世纪的首战”。这种冲突模式完全不同于正规战争:一个试图介入混乱国家的外部力量,发现自己即便赢得每一次战役,但仍然不能平息局势,小规模冲突无始无终,战争目标模糊不清,最终决定成败的不是谁打赢了战斗,而是谁赢得了公众意见。

看起来最奇怪的一点是:敌方甚至并不希望你早早撤出,而是想通过这样的斗争,来达成一个新的愿景,这意味着你是一个“很有用的敌人”,到头来你发现自己不仅力量有限,而且什么都没改变。

一个残酷的真相是:就连那种事后试图赋予的意义,可能也是虚幻的。它算不得“21世纪的首战”,老实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的安全区之战中所经历到的这种冲突模式,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就已经体验过了。正如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发生的那样,战争导致的混乱局势之所以难以收场,恰恰是因为原本的国家政府被颠覆,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非国家行为体兴起,

最终它们不仅难以被逐一击败或收买,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谈判对象。那不是通过军事行动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那本质上是政治问题,过度的军事反应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

对以色列而言,那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更像是与阿拉伯人之间的世仇:只要那个怨恨的结没有打开,就永远不得安宁。与之最类似的先例,或许是美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间的漫长战争,当时双方互相伤害的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问题的根源则是殖民者既无法容忍土著作为土地占有者存在,也不需要他们充当劳动力,因而印第安人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有尊严的位置。所不同的是,那时是土著经常在战术上获胜而在战略上失败,现在则刚好相反。

尽管如此,这仍是一本战争小说,否则大概没人会对枯燥的日常放哨感兴趣,因而说来讽刺的是,也正是战争给它赋予了意义。只不过仅仅从哨所向外看,无法看清它的全部意义,那最多只是“你那一侧”的感受。最终,作者退役后设法从黎巴嫩一侧接近南瓜山。这就好像是一个隐喻:他由此理解到,那些普通黎巴嫩人“身处低处,时刻被哨所中的‘邪恶之眼’窥视,是怎样的感觉”。

不过,他似乎并未意识到,那些游击队员用摄像机制造话题的方式来“打一场战争”的手法,其实也是从西方人那里学来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报道伊斯兰》一书中所说的,现代媒体构成的话语霸权往往塑造乃至决定着我们对世界大事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南瓜花》也可以看作是那场战争的延续,马蒂仍在作战,只不过他的武器变成了笔。只是,马蒂至少尝试从另一方的视角来看看。这或许才是问题所在。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5期)

## 真相推理师:嬗变

呼延云



### 41. 犯罪铁证

呼延云继续说:“但是恰巧在此前,马笑中撞翻了小乔拿的两瓶药液,一地玻璃碴子。而香茗在上面走过,清醒中的陈丹一下子就听出了,这正是地下室走在碎玻璃上的凶手的脚步声!她顿时感到恐惧……”

“但这时她还仅仅是恐惧,因为香茗走到一半,没有进112就回到了护士休息室。等白天羽一声惨叫跑出112,恐怖的气氛使陈丹的精神紧张得像一根快要崩断的弦,就在这时,她听到那脚步声再次响起,踩在碎玻璃上,没错,就是那个凶手,越来越远,越来越近……突然出现在门口。她一下子惊呆了!她看到的是那个也许曾经爱过她,把她从24号别墅救出的人!”一滴水,落在香茗洁白如玉的面颊,慢慢地滑落,融化似的,像一滴泪。

“而你在她的目光中,一定看出她识破了一切,虽然你可能没想到是什么原因暴露了你,但是以你对人的心理剖析和行为解析的能力,你确切无疑地认定:陈丹知道了你才是残害她的真凶——就算还有1%的犹疑,你也不敢一赌。瘫痪患者自理平台马上要投入使用,陈丹一旦‘说出’真相,你就彻底完了。”呼延云艰难地说出最后几个字:“所以……所以你就杀害了她!”

“证据呢?”林香茗凝视着他,“你有什么证据?”呼延云伸出了手指,指向停在路边应急车道的“巡洋舰”。“香茗。”呼延云低声说,“凶手当时戴着橡胶手套、口罩和医生帽,穿着白大褂,脚上套着蓝色布制鞋套,急匆匆地走出医院。上了车,把车开到荒僻的地方,然后摘下手套、口罩和医生帽,脱下白大褂,最后摘掉蓝色布制鞋套,并付之一炬……应该是这个程序吧?”

“如果我是凶手。”林香茗说,“应该会这样做。”“那么,现在这巡洋舰的刹车和离合上,一定还留有你犯罪的铁证。”呼延云说。“什么铁证?!”“β-葡聚糖静脉营养液。”呼延云说,“杀害陈丹的时候,凶手不小心打碎了

β-葡聚糖静脉营养液的瓶子,那么鞋套上肯定沾上了营养液,我想他在匆忙中,应该先坐进车以后才摘的鞋套,这样一来,刹车和油门上一定也沾上了这种黏附性很强的液体。现在,我们如果在‘巡洋舰’的刹车和油门上检验到这种营养液的成分——这种营养液全市都断货了,仁济医院只有一瓶,洒在陈丹被害的ICU地面的液体在现场封锁前就被潘秀丽擦干净了,‘巡洋舰’的车钥匙又一直在你的手里——你能向我们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灯光闪烁,照出林香茗那惨白的脸。紧接着,头顶一阵清脆的雷鸣,听在耳中,仿佛天地间一片打碎玻璃的声音。

“还有小郭,只要她被救出来,也可以指证你……恐怕她无意中觉察了你是真凶,才被你绑架的。但是我了解你,香茗,无论你出于什么理由残害陈丹,但是你绝对不会伤害一个无辜的人。所以你今天的行为太反常了,十万火急地要把徐诚重新缉拿归案,表面上看是要寻找小郭失踪的线索,事实上我认为,你是要阻挡徐诚参加地铁贯通仪式,使这个仪式中止。”说着,呼延云又将手指指向桥下的华贸地铁站,“因为小郭和章娜就在施工时留下的侧洞里,一旦启动仪式,侧洞被封,她们就没了……我虽然不知道你打算怎样处置她们,但是我坚信她们还活着。”灰白的地面上,顷刻间,落满了豆大的雨点。

林香茗仰起头,闭上眼,雨打在他皎洁的脸上,溅起碎玉似的花。下雨了,终于下雨了……他长长地、舒畅地吁了一口气。“呼延留下,你们其他人……先下桥去吧。”一直拉着他的胳膊的刘思缈,扑在他的怀里将他紧紧地抱住,一句话也不说,泪水滚滚地、无声地滑下面颊。香茗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长发。秀发上的水珠,沿着修长的指尖滴落,犹如珠帘线断。

“思缈,和大家一起下桥去,好吗?”香茗轻轻地问,怕吵醒她的梦似的。

思缈恋恋不舍地松开手,离去前,只说了一句话——“记得我。”

然后就头也不回地和蕾蕾、马笑中一起,向桥下走去。

华贸桥的桥顶上,只剩下了两个人。四目对视,中间隔着雨幕。很近,又似乎很远,很模糊,又似乎很清晰。

### 6. 家道中落

三官阿爷祖上留有遗产,却无正当职业,整日不是进书场,就是去戏院;渐渐地又抽上鸦片。蒋仲英有了一点钱也放纵自己,交上一帮朋友寻欢作乐,且染上毒品。吸上鸦片,人就变懒了,便把业务交给韩小毛,让他去接洽。那时候“丹桂第一台”“新新舞台”“新世界”“共舞台”等戏院均实行卖票制,“案目”们掌握的票子,除了留给一些有钱的老主顾,多余的票子还要站在戏院门口卖掉。做这个行当有个规矩:大家站在戏院门口,谁先看见客人坐了黄色车朝戏院过来,向他打了招呼,这个客人的生意就归谁。不管春夏秋冬,只要有角儿来沪献艺,就得天天站在戏院门口候着。蒋仲英抽上鸦片,怎肯站在戏院门口兜售戏票,吃西北风呢?他索性把票务完全交给韩小毛,从中得些回扣。韩小毛为人不错,他能在上海立脚,稍微混出个样子来,也全靠蒋仲英的提携;所以总是按月多多少少把钱交到蒋仲英手上,让他维持开销。可惜,这些钱怎么够他每天吞云吐雾的花费,钱全用在阿芙蓉上了。

人丁增加了,光吃老本怎么行!总得做点生意,赚些钱!——妻子成凤英劝说自己的丈夫。做“案目”,要联系的业务都给了韩小毛,老本行不能做了,于是,蒋仲英想到去四马路上开一家菜饭店。他人头熟,很快租了门面,顾了几个师傅开张。但蒋仲英懒散,很少去店里过问,也不善经营,亏了本;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

蒋仲英不肯罢休,翌年,又在四马路开了生煎馒头店。因为四马路戏院、堂子多,客人不少,起初生意还不错。店里忙,需要帮手,成凤英便把刚断奶的孩子交给婆婆照顾,自己去店里帮忙,负责买菜进料。

这时候,蒋仲英的胞弟蒋笑笑,几年前便离开穹窿山道观到上海谋生了。他拜徐呆呆为师,唱文明戏(方言滑稽)。蒋笑笑为人“四海”,好交朋友,演完戏,常带一批唱戏的朋友来店吃点心。因为是老板的弟弟,店员特别客气,送上生煎馒头,还要奉送干贝蛋皮汤。吃完,蒋笑笑拉了一批朋友就走,回头对店员说,把欠款记在账上,以后来结;蒋笑笑哪里

有钱,还不是哥哥气!

蒋月泉的叔叔蒋笑笑,为人豪爽,助人为乐。后来,他去苏南地区参加“国风”苏昆剧团;该剧团就是解放后受到毛泽东赞赏、被周恩来誉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参加拍摄“红”遍全国的戏曲片《十五贯》的原有班底。团内拥有不少艺术上造诣极深的老演员,如周传瑛、王传淞、朱国良等;然而,解放前因为种种原因,

剧团景况维艰,艺人生活十分凄惨,“国风”面临解散的地步。蒋笑笑在该剧团既当演员,又兼“总管”,他到处借贷、百般筹款,甚至向侄子蒋月泉要钱,这才勉强使艺人维持生计,不致流散。后来,浙江省文化局以“国风”为班底成立浙江省苏昆剧团,蒋笑笑因为人缘好,保存“国风”有功,被大家一致推荐为剧团副团长。蒋笑笑于1957年去世,浙江省文化局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蒋仲英所开生煎馒头店虽然好过一阵,最终蚀本关门;究其原因还是经营不善,蒋老板为一时盈利冲昏头脑,小小生煎馒头店竟雇十个师傅,入不敷出,不亏才怪!

生意失败,蒋仲英仗着还有些余钱,鸦片照吃不误。

一个人就是奇怪!蒋仲英向来是个节俭的人,从前买一包油黄头当菜,他总是拣焦的、蛀掉的、半粒的先吃掉,然后把剩下的一粒粒完整的、油亮的黄豆留给别人下饭。自从爱上阿芙蓉,竟不惜代价了。为了敛财,他在一个赌徒的怂恿下竟去朱家角(今柳林路)申吉里,走上赌台。初始,赢点小钱,开心了一阵,看钱来得容易就发起性来,上了赌瘾。他把一大把的钱都放在赌台上,输掉了再赌,再赌再输,蒋仲英的眼睛输红了,想翻本,便跑回家,拿了全部积蓄踏进赌台搏命!结果可想而知,输得晕头转向,两腿发软,几乎连回家的路都摸不着了。老婆见丈夫回家蒙着被子整整睡了两天,再三追问才知实情;气得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

还是蒋月泉的祖母收拾残局。祖母把蒋仲英与三官阿叔两家合在一起,由她统一经济,执掌家政。此时,两家生活开始变得拮据起来,靠变卖首饰与上品的衣衫勉强维持生计了。

## 皓月涌泉

唐燕能

